

列宁餅干

(革命故事第一集)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列宁餅干

PDG

目 录

炒面小弟弟·····	陈其吉 (1)
陳大叔·····	吳后祥 (5)
記小龍山戰鬥·····	楊思祿 (9)
在敵人監獄中·····	黃廷廉 口述 遙 远 記錄 (13)
懷念長征中的鄭部長·····	李发元 口述 胡国珍 記錄 (22)
解放太原戰鬥的一角·····	刘子威 (30)
“列寧餅干”·····	換 文 (35)
我剛參加紅軍的時候·····	少校 耿秉仁 (38)
回憶上甘嶺戰鬥·····	英雄連連長 張計法 講 趙海望 曲珮琚 記 (42)

本書木刻、插圖作者：歐陽蘆笙

炒面小弟弟

陳其吉

一九三五年春末，紅軍正在長征。當時我才十二歲，在十八團二營四連連部當號兵，人們好叫我小號兵，同我在一個連的還有我大哥，他在班里是戰士。

在進入草地的前夜，上級動員每個人都得準備半個月的干糧過草地。全連數我最小，最多也不過只能背兩袋，大人得背五、六十斤。

一夜的行軍，越過了無數的大山，越上越高，再也沒有往下下。真怪，昨夜還暖和，今早晨卻覺得寒冷了，奇怪的气候，遍地都是白色的霜凍。人們穿着草鞋，赤着足，在那一片冰霜的草原上，無行列的爭先恐後地向前挺進。前面傳來：“快到毛兒蓋了！”大家只顧着高興，而這忽軟忽硬，濕得冒水的草地上，不時總有摔在泥里的人。

我正高興地亂看，忽然“撲嚓”一聲，好象作夢時掉到万丈深谷里似的。心里這來一沉，眼前一黑，等我睜開眼來，看到的只是一只一只的腳从我頭邊閃過，原來我掉進泥坑里去了。

這塊地方到處是水草爛泥潭，必須十分小心地挑着、繞着路走。要是一不留神，就會象我一樣陷進泥潭里。一路上，已經有好幾個同志嘗過這滋味了。有的同志還眼睜睜地被泥潭奪去了生命。我掙扎着想爬出來，誰知越掙扎就越往下沉，眼看就要被泥潭吞沒了。湊巧兩袋子干糧把我架在兩塊草皮上，我也沒敢動。不一會兒，連長和支部書記走來了，

費了好大力氣才把我拉起來，渾身是泥漿，簡直成了泥人。鞋也掉了，赤着腳板，支部書記還差點掉進泥潭，大哥拉着我一直到毛兒蓋。

過了毛兒蓋，這才正式進入草地。高原上是一些無邊的草原，平視過去，只見一片綠油油的汪洋草海。沒有一戶人家，沒有炊煙。可惡的氣候變化無常，一會兒是日朗天明的晴空，一會兒又紛飛着銀白的雪花。一會兒又響起了隆隆的雷聲，忽而又下着冰雹，根本不知道春夏秋冬。

這漫長的道路已經走了一個多月了。可是還沒有一點盡頭。路上沒有補給，肩膀上的干糧袋子，儘管有嚴格的紀律和精心節省，終於漸漸癟了下來。唯一能吃的是緊扎在腰里的皮帶，腳上穿的“牛皮草鞋”，把這些烤干煮軟，就成為最美味的“海帶皮”。儘管這樣，飢餓還是陪伴着我們，人的體力在衰退，高原上稀薄的空氣，威脅着人們的生命，有多少英勇堅強的紅軍戰士，就這樣倒在荒涼的草地上了。使我最痛心的是，我的親哥哥，他也沒有走到目的地，他沒有戰勝這可怕的災難，他為了革命，為了人民，也為了我背不動干糧，直到最後，也沒有吃一口干糧，把半袋炒面給了我，停止了呼吸。我含着沉痛的眼淚，接過半袋炒面，繼續前進。

一個傍晚，大家已走得又冷又餓又累，突然望見前方，夕陽斜照下，一片弥散着的煙霧閃閃發光，好象有人家。我和同志們都高興的跳了起來，幾乎消失了全部疲倦和飢寒，不知從那兒來的勁頭，一股勁往前走，心里都在猜想：“可算有人家啦！可算出來啦！……”但是走到跟前一看，原來是牧民搭下避風雪的牛屎房子。牧民看見軍隊一來，早趕着牛群走了。前頭的部隊早已在這裡宿過營了。細細看看，除了一排排的牛屎房子，遍地是青草、干牛糞之外，什麼也沒有。

全連只剩下支部書記等三十六人，住在兩間牛屎房子里，真象進了幸福的樂園一樣。同志們也顧不得欣賞這別有風味的房子，肚子要緊。全連的干糧袋都翻煮幾次了，只好去挖野菜。挖什么呢？沒有能吃的野草，都怕中毒。唯有一種又細又高的象燈草一樣的野草還能勉強充飢。大師傅把草切成寸長的短節節，煮了一大鍋淡水草，大家吃得一點也沒有剩下。當時我沒有吃，心里很難過，想起一路上倒下的同志們和我的親哥哥，他臨死時留給我半袋子炒面，一路上我一直背在衣服里，緊偎着我的胸膛，寧願挨餓吃野草，也不敢拿出來吃一點。想到這裡，我猛然記起了：“不是干糧袋救活了我嗎？要不是同志們一路上扶助我，我也早倒在那濕得冒水的草地上。心里又害怕、又猶豫的是：自己還想保存半袋炒面，把它看成寶貝，也看成自己哥哥的紀念品。可是我又想到，現在的傷病同志，眼看身體就要支持不住。我能看着這些親愛的同志，就這樣離開嗎？不能……

我正在胡思想的時候，支書跑來對我說：“小鬼，你怎麼不吃飯？有病了嗎？”

我說：“沒有。”

支部書記說：“咱們明天就要到包坐啦，就有人家，有糧吃了，你去吃點飯，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好過山。”

我說：“支部書記，我知道了。”

“你知道什麼？”

“我還有半袋子炒面。”

“炒面！那你要不舒服就不吃這飯，去拌點炒面吃就好啦！”

“不，我沒有病。”

“那你是累了。”

“不，我想把这炒面交给哥哥们吃了，只要能爬过明天的山，就什么都好了。”

他不知怎么笑了，又流了眼泪，一下把我抱住，光叫我：“小鬼……”

同志们吃完饭后，回到寒冷的屋子。中间烧起一堆牛屎，大伙儿都把我围在中間，火光照在他们焦黄的脸上，露出兴奋的笑容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有些哥哥抱着枪，眼里流着热泪，他们都抢着把我抱到怀里，我就这样渡过最幸福的一夜。不知不觉外面已经发亮了，又快要出发了。

吃过早饭就走，不多一会，到了山跟前。虽然早晨每人只喝了三碗稀炒面汤，爬起山来就都象猛虎一样。连说带唱，不知不觉，三十五个哥哥就把我连拉带架的架到了山顶上，他们举着我，唱着：“亲弟弟爱哥哥，半袋炒面救活了我！”从此以后，他们都叫我“炒面小弟弟”。



陈 大 叔

吳 后 祥

一九三六年，我們紅二十八軍便衣队活跃在蕪水、蕪州●两县交界的山嶽地帶，宣傳党的政策，組織群众进行三抗（抗丁、抗稅、抗租），爭取伪保甲人員，安置主力部队的伤病人員。

这年旧历七月間，我害伤寒病，留在陈大叔家中休养，有三天三夜病得不省人事，山沟里無中医，又不敢到呷下去請医生来治病（呷下是指平原地区，那里敌人統治很严密，沒有我們的地下工作）。陈大叔为了一个革命战士的生命，曾先后四次到呷下的集鎮上，請求中医开处方买中藥，挽救了我的病危。头一两次开藥方倒没有什么，到了第三次去开藥方时，医生就问：“是什么人有病？服过藥見效沒有？”鎮上駐扎着伪保安第七团、民团和联保处，他們也知道山里有紅軍便衣队，老百姓的言行稍一不慎就有被扣押、烤打、逼問的危險，但是陈大叔却很机警地說是他的女兒有病，医生这一面倒被掩盖过去了。可是这消息傳播到他的女兒未过門的婆家了。老公公买了一些礼物亲自上山里登門看病人来了。这位亲戚进來說了些什么，我沒有听清，只听到陈大叔似乎是說：“小伢●害点小病，惊动你，真經当不起。”接着嗓子很大地喊：“香儿他娘，快拿茶来喝哇，亲家看香兒来了。”他这一喊不打紧，我只好忍受着痛苦，不

●蕪水、蕪州均在現在湖北省。

●湖北人称自己的兒女为“伢”。

敢呻吟。香儿在她母亲屋中假装有病，代替了我的呻吟，这一幕戏可算是演得很成功的。

午后，客人走了，陈大叔同我们的看护走了进来。我说：“陈大叔呀，今天又把你难为了。我不知道你把我的病说成是妹妹的病，要是说大哥或二哥病了，不就免得这场风浪了。”陈大叔说：“吴先生，你那儿知道啊，我那两个伢，镇上都认得，要是说他们病了，就不能去赶集了。你想三、五天不去赶集卖柴火，我这一家人不就要捆起肚子来挨饿哩！”他这样一说，我觉得心里一阵酸，眼泪涌到了眼眶里，陈大叔为我的病费了多大的心。这时我也忘了我的伤口保密了（我的伤口老百姓几年来都不知道，怕给敌人知道了轻视我们的战斗力），叫看护给我换药，我仍和陈大叔谈话，他看到我背上那大一块伤口，很惊奇地问：

“吴先生，你背上是怎么样的？”

“同国民党打仗带了花。”我只好告诉他。

“这是几时带花的？”

“已经好几年了。”

“几年啦？枪子打了就不好了，是不？”

“不，因为我们白天在森林里，夜晚要跑路做工作，不能休息，不容易好。”

“你们长官不让你治，是不？”

“不是，我们的上级要我住医院去，我不愿意在后方关住着，喜欢跟部队一起工作，痛快一些。”

“嗨！老天爷不保佑好人囉，这样好的人受折磨，真是好人多灾难。”

他一面说着话，两眼的热泪直往下滚。第二天他又到吸下买回了一钱多人参，给我补养身体。就在陈大叔爱我如子

地費盡苦心和他全家人無微不至的殷勤照料下，我很快就恢復了健康。

在我恢復健康後，大約過了五、六天的樣子，紅二十八軍一部份隊伍，經過我們工作的地區。我們明知敵人在我主力部隊走後一定要跟來的，因此，把部隊留下來的十幾名傷病員，帶到陳大叔住的后山森林裡，暫時隱避。果然，不一會工夫，敵軍二千人左右沿着紅軍走過的那條路來了。被紅軍拖得十分疲倦和狼狽不堪的敵人，在這條道上過了多半天。眼看敵人過完了，我從森林裡回到陳大叔家裡，給傷病同志弄點水喝。水還沒有燒開，我和陳大叔正在商量安置部隊留下的同志時，不料三個敵人兩手端槍，十分凶惡地闖進屋裡來了。我說了一聲“來了”，就站起來，右手立即伸到腰裡，想掏駁殼槍，又怕露了目標，沒有敢掏。陳大叔的臉變得蒼白，我也不知如何處置是好，心想：下手吧？寡不敵眾，不下手，看樣子他們不會順意地走了，我的心里是難以形容的緊張。我又想：能一下把這三個傢伙收拾掉就好，若收拾不掉，他們逃了，不僅破壞了這個地區工作，而且还牽連了陳大叔這一家人，這可怎麼辦呢？我不知怎麼一回事，在任何情況下遇見敵人，總是很沉着，今天為什麼倒胆怯起來了。我看看陳大叔，他正在應付着敵人，直打哆嗦地說：“老……總，我……這怎麼辦啊！我的大兒從來沒出過門，剛才國軍叫帶路去了。我這個呀（指着我說）比他哥懂事一點，老總嫌他有病，不叫他去。”其中一個敵軍很不耐煩地說：“不要怕，我們是找保長派幾個伙子送抬子，我們要赶路。你快說，保長在那裡。”“我就是保長。”陳大叔說：“你看，這個小莊子哪有人，我給你們抬去。”他又對我使了個眼色說：“快到門口捉只老母雞來，給老總帶上。”他又轉

身和那几个敌军說：“我知道老总喜欢吃鷄肉，别的什么老总都不要，要不是老总要赶大队去，我就留你們好好吃一顿。”我借此机会脱險了。那个气势汹汹的家伙，却被陈大叔这一番好話給騙住了。喝了一杯茶，也沒有要陈大叔当伙子，就押着抬子走了。走时有一个敌军拍着陈大叔的肩膀說：

“你是个好保长，为国軍办事很热心。”其实是陈大叔自己委任自己当了几分鐘的保长。过后，陈大叔对我說：“幸好当时只进来三个人，我騙一下就騙走了。其实在大路上还有六七个背枪的看守抬子，如果鬧起来可遭了。今天可把我的胆吓破了。你的八字真大，菩薩保佑了，明天我要到塔城庙燒香去。”

当天晚上安置好了伤病員，我要随便衣队走了，付給了陈大叔为我所花的藥費。这时陈大叔說什么也不讓我走，其理由是：我的病剛好，他还要买补藥給我吃。他說：“在我家休息几天总比你們住石崖、窩棚好一些吧！請同志先生放心，出了天大事情有我和两个伢頂替，为同志先生办国家的事，我死也不后悔的。”我用开玩笑的話說：“陈大叔，算了吧，我們生成了住石崖窩棚的命，住着倒觉舒服，做工作也方便些。再要在你家住几天，亲戚再看病人来了，又要演一場戏倒是小事，国民党匪軍来了又把你吓坏了。”把大家都逗笑了。我和陈大叔一家人是有着深厚情感的，就在朦朧的月光下怀着無限留恋惜別的心情告別了。

時間已过了廿年，但这些經過始終深深留在我脑海中。

記 小 龍 山 戰 斗

楊 思 祿

一九三五年一月，蔣介石的主力吳奇偉部隊，同我們是死對頭了，象一群野狼，從江西一直跟在我們的屁股後面，妄想攻占遵義●，消滅紅軍。

小龍山是我們七連的陣地，是通往遵義的必經之路，而且又是遵義的大門，因此，堅守小龍山，對保衛遵義及掩護大部隊調動布署有着重大意義。

敵人遲遲地向小龍山涌來，從早晨開始，經過三個多小時的戰鬥，小龍山前已經橫倒豎臥地躺滿數不清的敵人屍體。敵人並沒有接受這次失敗的教訓，仍然調集了幾個團，集中了許多輕重武器，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，輪番地向我小龍山進攻，槍炮的煙火，使小龍山白天變成黃昏，使岩石變成細沙。

劇烈戰鬥使大龍山一營部所在地和七連陣地失掉了聯繫。營長曾幾次派通訊員去和七連聯繫，都未能完成任務而光榮犧牲了。我看到這些，恨不得馬上沖殺下去，為共甘共苦的親密戰友報仇。這時我僅僅才十二歲。在營部里只不過是紅軍小鬼。在火線上鍛煉是有數的幾次，因此對戰鬥我還沒有什麼經驗。所以看到營長着急的心情，也就特別胆怯不安。就在這時，師政委劉亞樓同志來到了營部，我看到師政委後，心中揣摩着：“這回一定該組織反擊敵人了吧？”不，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師政委却命令我們堅持下去。他對營

●遵義在貴州省。

长說：“党中央和毛主席正在遵义开会，为了使这次会开得順利，开得安全，因此要坚守陣地。这不仅牵引了敌人的兵力，同时也能給大部队在調动和布署上爭取時間。”

师政委講完，营长向师政委报告了全营的情况，师政委点点头說：“好吧，要按計劃进行。”他說完緩步地走出营部，到其他陣地去了。

为了立即傳達师政委的意图，必須馬上派通訊員到各連队，可是七連还是被隔絕着。这时营长在指揮部里踱来踱去，不时抬头望望其他的同志，不时搖搖頭。当时，我真想立即跑过去，請求去七連送信，可是又怕营长看我小，完不成任务。但是我一想到这关系到党中央、毛主席及全軍的計劃时，就鼓起勇气跑到营长面前对他說：“营长同志，叫我去吧。”营长意外地露出了笑容，足足看我十秒鐘，才慢慢地說：“只望你能完成这个任务。”这时我高兴万分，巴不得馬上跳起来冲出去，奔向小龙山。当时虽然是冬天，我的汗珠却不断地从头上滚下来。过了一分鐘，我才結結巴巴地說：“营长同志請放心，那怕是刀山我也要冲过去，把信送到。”

营长向前走了两步，握紧我的手說：“祝你成功。”我正要走，营长的話又响在我的耳边：“担当起这样重大的任务，光凭热情是不行的。”于是我又冷靜下来，仔細考虑行动的步驟后，才向营长告別。离开营部奔向小龙山。

小龙山前面是个無名高地。紧靠小龙山右側是婆堂村，左側是李家岩。敌人的火力是一道屏障，紧紧地封鎖起这地方。这里的几棵树早被敌人的炮火轟炸的变成炭灰了。因此，只要一露头，就会被敌人发现。为了避免無謂的牺牲，不鑽入敌人的火网，安全地把信送到，于是选择了靠李家岩的小路过去。我急速地向李家岩奔跑，心里很担憂。不

好，敌人发现我了！他们用猛烈的火力向我轟击。我跑进了一个較深的炮弹坑中，总算躲过了一阵狂暴的彈雨，敌人仍在不断地射击，可是任务不許我这样一直隱蔽下去。于是就起来向前猛跑，沒跑几步，我的左腿受了伤了。躺在地上，敌人的枪声也停止了。我躺在地上，走不了，又怎能完成这个任务呢？于是解下綁帶，把伤包扎好，随后又起来向前跑，但沒跑两步，我的左腿已經不受我的支配，又摔倒在地上。这时密集的枪彈又向我襲来，困难的一段开始了。

跑是不行了，怎么办呢？任务这样急迫，如果再拖延下去，一切后果就是我的責任。我咬着牙，手里紧紧抓住一把土，回想起对营长的保証，同班战友的牺牲，想起党中央、毛主席和全軍計劃……我忘掉了自己，只想我虽不能跑，但是我还能爬能滾，一个共产党员●，在这样情况下，就应该想尽一切办法，完成上级党交給的任务。愈想力量愈大，一股勁地向小龙山上爬去。

在枪林彈雨中，爬过小坡和平地，开始时还順利。当爬了不知有多长時間，抬头一看，一个陡坡出現在我面前。我用完了力量向上爬，可是爬到中間，又滾了下来，滾下来我再爬上去，一次又一次，反复几回，终于找到比較好爬的地方，曲折地爬上去了。剛爬上去，伤口又疼起来，看一看，原来綁帶已磨断，血在流，衣服也磨成一絲一絲的了。手掌鲜血淋漓，头也昏，眼也花，实在無力再爬了。可是小龙山还没有到，我只好閉上眼睛，象球似地滾下陡坡。这时好象隱約地看見小龙山七連陣地，我一迷糊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我一醒来，就在朦朧中看見七連的战友們正在团团地圍

●当时不到十八岁也可入党，但为候补黨員，到十八岁时如合乎条件再轉正。

着我。从他們的眼光里，可以看出他們多么想馬上能从我口中知道上級的指示。七連長，这时手里拿着水壶，不停地叫我喝水。我慢慢地坐起來，緊緊地依扶着七連長，詳細地斷斷續續地傳達了營長的命令：“用一切力量堅守小龍山！”我的話剛講完，七連同志們便不約而同地興奮地發出了震撼山谷的喊聲。大家舉起了拳頭，表示決心，向黨向上級宣誓。他們保證：“小龍山一定要堅守到最后一秒鐘，用殺傷更多的敵人，作為向這次遵義大會的獻禮。”

就在这时，敵人在猛烈的炮火掩護下，又向小龍山發起了沖鋒。一次又一次，一群又一群，象飢餓的猛虎不斷地撲上來。戰士們對敵人喊：“想死的就來！多來些，不然，我們解不過渴。”緊接着，猛烈的戰鬥開始了，我也拿起槍，進入反擊的前沿陣地。這時，我們的彈藥愈來愈少了，怎么办呢？大家把重傷員的子彈、手榴彈都集中起來，又準備了大批石頭，等敵人到山根時扔下去。這些預防措施都準備停當後，我們更增加了勝利信心。

劇烈的戰鬥又展開了，敵人的猛烈炮火已經不能制止我們的反擊力量。他們還盲目地轟擊着，反反覆覆的旋風似的沖鋒，只能換到更大的死亡，丟下更多的彈藥，於是我們的勁頭愈來愈足了。正象有的同志講：“敵人快聽我們的指揮了！”這的確是當時的真實情況。

當夕陽斜照大地的时候，我們的主力部隊從敵人的側後，發起了全面的攻勢。突如其來迂回過去的我軍，打得敵人措手不及，無處逃跑。小龍山面前的敵人也象被打驚了的野鷄，只顧頭不顧尾了。在敵人驚惶失措、死到臨頭的時候，七連開始了正面的反擊、沖鋒，很快的與主力部隊會合在一起了。紅旗又從小龍山接連密布到大龍山，到處響起紅軍的勝

利欢呼声。这时营长面带笑容来到七连，对同志们说：“辛苦了！”大家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不辛苦！为人民服务。”营长也卷入这胜利的洪流中，一块欢呼歌唱小龙山的胜利。

遵义会议继续安全地进行，我们的主力部队不断地追击敌人，逼迫他们退到乌江，消灭他们两个多团的兵力。这次战斗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。

在 敌 人 监 獄 中

黃廷廉 口述
遙 遠 記錄

一九四四年七月初，我奉了太岳区平遥县游击大队的指示，和大队通讯员閻引则同志到二、三、五区游击队布置保卫夏收工作。路过莊则村时，我去慰问一个有病的战士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正躺在炕上休息等待饭熟，突然小孩子们在院里叫了起来：“快！日本人来啦，已经到了庙上啦！”我登时跳下炕来，对閻引则同志喊了一声：“快跑！”冲出院便向村外窜，那知迎面已经来了敌人，于是我就折身顺着一条小巷往南跑。但是一拐弯就和敌人碰了个满怀，我和閻引则同志都被捕了。

鬼子把我们带到平遥城内的文庙里，用老粗的绳子把我和閻引则背对背地从脖子到腿捆在一起，摔在院当中，两天两夜不给吃也不给喝。白天太阳晒得头昏脑胀皮肉疼，嗓子眼更是干渴得冒火。中午，浙沥沥地下起雨来。啊，真是“久旱逢甘雨！”被雨淋淋，身上顿时轻松了许多，扭过脸

来闔紧眼張着嘴接水喝，接一口咽一口，怪甜的。但倒霉的是，雨下的多了，整个身子長時間泡在泥水里，再加上鬼子用鞋舀上泥水硬往我們嘴里、鼻子里、耳朵里灌，真是难受透了。不过我有一条老主意：不管你怎么折磨，我死也不向你們屈服！

第三天，他們把我們解开，只倒綁着

手，拉去审讯。审讯者是两个日本鬼子和一个翻译官，鬼子说了不少話我都不懂，只和翻译打了半天交道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干什么的？”

“被捕时我就說过了，叫李国喜，八路軍战士。”

“我看你是个班长！”

“不是！”

“那么，你来莊則村干啥来啦？”

“送傳单来了，捕我时你們搜到的那一捆就是。”

問問引則，引則同志回答的也是这一套。敌人就把我們送到北大街伪县政府看守所。这是一个非常狹窄的四方院子，院子里有几間小小的牢房。我去时人們都帶着脚鐐在院里活动，一看，認識不少人，有四区游击队战士崔得虎、李



金珠、張自成、王學明，還有區武委會主任王正中。起先，我們裝着互相不認識，慢慢也就好象認識了，偷偷說些話。

一天，王正中對我說：

“你承認了嗎？”

“承認什麼？”

“我都滿承滿認了，只要留着一條命，出去還可以革命。”說着就低下了頭。

我在未被捕前，就聽說我們民兵人員和埋藏武器受到了一些損失，可能和王正中的被捕有關，但不敢肯定。現在我明白了，王正中是叛徒。我當下就嚴厲地對他說：

“真可恥！留着你那條狗命，還能干些什麼！我的情況你是了解的，你去報告吧！不過我預先給你說清楚，這玩藝兒會送你回老家的！”我舉起拳頭在他臉前晃了兩晃。

他灰溜溜地走了，我却獨自坐在那里沉思起來。

又有一天，我拖着沉重的腳鐐在廁所里大便。不大工夫，來了一個帶輕腳鐐的人，他一邊大便，一邊看了看我，拾起一根小柴棒在地上寫了“逃跑”兩個字，很快又抹掉了。我很警惕，沒有嘈聲。過了一會兒，他低聲說：

“我看你至少也是個營長，這里的地形我很熟，保險能逃脫！”

“不！跑不了，而且我也不想跑，八路軍戰士為了抗日就不怕死！”

一番毫不猶豫的話把他碰回去了。以後我注意了解這個人，據說他是私販毒品被查獲的。我想：這種人是輕易相信不得的，他很可能是想犧牲我來換得自己的自由。

這兩件事情給了我很大的啓示：想不到的情況一定還會出現，必須進一步堅定意志和提高警惕！我利用機會還告訴